

# “相公”的演变

□ 徐锋

“相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汉代末期，大臣纷纷被封，又因辅佐国君的大臣被称为“相”，因此，人们开始将宰相尊称为“相公”。如《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意思是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宰相。

《宋史·王圭传》中云：“以其上殿进呈，曰取圣旨；上可否，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也。”这便是我们熟悉的成语“三旨相公”的出处。后来，人们就将那些政绩平平、对所负责的工作敷衍应付、虚与委蛇、“照抄、照搬、照转”上级文件，不能因地制宜踏踏实实做事，希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官吏称为

代，“相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汉代末期，大臣纷纷被封，又因辅佐国君的大臣被称为“相”，因此，人们开始将宰相尊称为“相公”。如《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意思是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子婴做宰相。

“三旨相公”，讽刺其庸碌无能。

大约从元代起，似乎是为了安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善良的人们就挪用原来专指宰相或泛指官吏的“相公”一词来称呼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功未成、名未就、倍受名利煎熬的秀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虽以后词意扩大为泛指官吏，但元杂剧里还是以“相公”指下层读书人、秀才为众。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说：“古称秀才为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

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相公”一词拓展了外延。社会上对饰演旦角的男性伶人有一个流行的称呼——“相

公”。清代的“相公”无一例外都来自贫穷或不幸的家庭。他们或是家贫无以维持生计而被卖，或是父母双亡的孤儿，或是家庭突遭变故而被官府断入梨园作为惩罚，或是本为伶人后代，难以选择体面职业的人。在他们之中，极少有人是出于兴趣爱好而心甘情愿地从事这一行的，几乎所有人的出身背景都笼罩在屈辱和无奈的阴影中。再后来，不仅对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尊称为“相公”，如“才子配佳人，相公招姑娘。”再如《红楼梦》第六七回：“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了跟着道士去了呢？”还将那些旧时读书人不屑为伍的人也拉到“相公”队伍里来。如：称学徒为“相公”，称京津两地

戏园中饰小旦的男士为“相公”，甚至将男妓也雅称为“相公”。这样，“相公”这个词就包容了从宰相到男妓这个大系列的男性，使贫寒读书人视之如鸡肋，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显然，“相公”一词在当下更是被损毁得厉害。再也不是对宰相、官吏、伶人等的称呼，而是直接指向一种特定的麻将语汇。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社会世俗与趋向往往会渗透到语言文字里，一个词语的意思会在社会这个“暖箱”中不断发酵而产生变化。当下，很多词已经“死”后重生，它们再不是从前的意思，就像代表着光明的“囡”字如今已经象形化，变成了一张尴尬欲哭的脸。于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相公”这个词的时候，只知当下含义，原有的意思便一去不复返，这是时代变了，是人心变了！

## 小草青青

### 雪

□ 陈捷逸

雪，来得很突然。正午时分，忽而就飘起了雪。仅仅5分钟，让刚刚激动起来的我们又“唉”地一声叹了回去。

那时，正在上历史课，正说到宋词，仿佛是为了与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相呼应、相和鸣，雪，悄然来临。

“下雪啦！”同学轻声惊叹，大家应声望向窗外，雪如白的棉絮散漫飞舞，悠哉悠哉。待我再朝窗外瞟了一眼时，雪花儿稍微添了些，在空中跳着摇摆舞，嘻嘻哈哈迟迟不肯落下。我轻声告诉同桌：“真的下雪了！”她眼中放光。随着风的吹动，雪花不停地落下，同学们不住地往外张望，心中有一种喜悦，这是新年的第一场雪。

这几分钟时间，大家都“屏牢”，下课了，大家冲出教室，雪纷纷扬扬，落在脸颊，一阵冰凉，一份舒爽，一丝清新。

雪停了。大地星星点点，薄薄的一层白，但即使这样，在我看来，一些建筑也颇有“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的美感。遗憾的是，它们很快融化了，我盯着雪，呆呆地想：为什么美好的感觉、味道、气息，都消失得那么迅捷呢？枯黄的树叶飘落下来，它仿佛告诉我：冬天过去，春天就要来临。

（作者系嘉定区桃李园实验学校学生）

## 金黄飘香的梦

□ 英子

我决定再去看看你，趁着温暖的冬阳，我想知道，你是否还像在我梦中盛放灿烂笑容的样子。

还在离你很远很远的地方，风就把你的讯息传递。你浓浓的幽幽的香味，牵引着我的脚步，勾起我梦里无尽相思，加快了靠近你的速度。

我无法形容我的心情，当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想把世间最美的词汇都送给你，比如娇美、灿烂、坚强、清丽、恬静；比如素雅娇嫩、沁人心脾、鲜丽明媚、奇香四溢、淡雅清新……但都不如你冰心玉骨。

我想把最动听的诗献给你，比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比如“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比如“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但都难以说尽你婉约的姿态。

如果有雪该有多好。

厚厚的白雪覆盖，金黄的花朵盛开，点点飞鸟的痕迹，幽幽柔柔的香气，还有我，作为你的背影，在你的身后站立！

如果你有魂，请夜夜来入我的梦境，借一缕你的风骨，充填我缺失的灵气，增强我抗风的能力。

金黄飘香的腊梅花，今夜，你可再入我的梦境？



《洒·落》摄于汽车博览公园

□ 顾世超/摄

## 酸甜苦辣腊八节

□ 黄凌

腊八节的资格，绝对够得上“元老”的身份。它起源于公元前525年释迦牟尼彻悟成道的农历十二月初八日，盛行于十世纪中后期的北宋初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在江北，流传着“第一个腊八如此可，第二个腊八没处躲，第三个腊八苦上苦”的民谚。它不仅传递着腊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都叫腊八的信息，而且描绘了岁月年关、穷人还不起债走投无路的悲惨状况。戏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躲债7天后回家过年，被黄世仁逼死的。

宋代以前，佛家弟子和民间善男信女，皆在此节吃腊八粥、赠腊八

粥，以此形式宣扬“善、信、仁、礼”。北宋末年，时局动乱，灾荒连年，疫病蔓延。一些寺庙在腊八粥中添加药材，让逃荒的百姓分食，既可充饥又可治病。北宋人陆游有诗赞曰：“今朝佛粥交相馈，反觉乡村节物新”。到了明清之际，腊八日已成为朝野盛节。每到这一天，皇城皇宫张灯结彩，接受皇上“赏粥”，恭祝天下永乐太平。

千百年来，腊八节始终保持2大不变的特色：一是互赠共享，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谁家有好吃的熬粥经验或特别的熬粥料作，会相互学习交流；二是多样性，一般用于熬粥

的果品不能少于8样，既有“发”的意思，也有各种原料味、香、功能互补、好吃滋生的作用。

世盛则粥浓，世衰则粥稀。现在的腊八粥，那真是“相当的”丰富，酸甜苦辣里尽显食补、食疗功效。赤豆、红枣、莲子、核桃、桂圆、杏仁、白果自不能少，还有加入银耳、人参、龙眼肉、蜜饯、百合的，腊八粥的内容总是合着时代的节拍，传递着中华民族崇善、尚美、重情和守义的文化内涵。

腊八粥的香气浸润着整个腊月的喜庆。紧接着，春节就将来临。

## 武夷石角

□ 楼耀福

“武夷人家”是一家茶铺的店号，常来常往，店主小徐小陈与我很熟。我喝的岩茶，也大多购于此店。小陈家三代茶农，至今仍有80余亩茶园在武夷山“三坑二涧”中的慧苑坑。自古有“茶中佳品数武夷，武夷佳品数天心，天心佳品数三坑”之说，大自然对他们一家真的有恩赐。小陈的爷爷做得一手好茶，虽已故世，在当地仍有名望。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手艺，也很了得，在天心村赛茶中连年夺魁。“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看看，我们家周围景色可漂亮呢！”小徐夫妇不止一次地邀请。

庚寅夏，与友人结伴去武夷山，游罢“大红袍”景区，有半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即拨通小徐电话，说我正在你家乡呢！小徐在上海开店，一听很兴奋，说小陈正在武夷山家里：“我让她与你联系，欢迎你去看一看，喝壶茶。”

小陈见到我们，分外热情。刚坐定，便问：“喝什么茶？”殷慧芬脱口而出：“石角！”

石角是武夷山小品种茶，小徐曾介绍，此茶因母树生长于岩石的一角而得名，灌木型，小叶类，晚生种。植株较高大，树姿直立，分枝较密，叶长约5-6厘米，卵圆形，色青绿，叶身较平张，叶主脉粗显，叶面平滑，叶质厚脆，叶缘平直，叶齿密、浅、锐，叶尖骤尖，芽叶黄绿色，有茸毛。春茶采摘期为5月初。石角的特征是香气高而强，水中有香，口感醇滑。

知道石角的人并不多，喝过这茶的更少。有几家自称做了十多年岩茶生意的店铺，每逢我问及此茶，都很惘然，有的直言从未听说过。我曾查阅茶书茶典，也未见有记载。台湾茶人池宗宪《武夷茶》一书列举了铁罗汉、素心兰、醉西施等133种茶名，仍不见石角。一度我心生疑惑，这石

角会不会是小徐夫妇随意取的茶名？直至到了武夷山，在九龙涧畔的名丛园，看到那里有块石碑，刻录着岩茶珍贵品种，石角也名列其中，我才确信小徐他们所言不谬。之后，再说起石角，当有人说闻所未闻时，我就很有底气地请他们到山里去读一下那块石碑。

小陈家并排着几个铁皮箱，标着各个品种的茶名。好客的她从茶罐取出石角，一种内敛的幽香在空气中回旋，看着它那深褐色的条索；我实在也很难辨别这茶的品相和传统的武夷山乌龙茶有什么明显区别。随着小陈将沸水注入盖杯，冲泡出来茶香四溢，那汤色如玛瑙般棕黄清澈，啜一口，爽滑而有回甘，更有一种醇厚醇岩韵，让人回味无穷。

武夷山的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相比之下，洲茶的口感则明显轻、薄、淡。小陈家的石角做得好，全无烘焙

## 野云轩

### 金骏眉

□ 游仙

于茶，我是外行。一次，去于茶颇有造诣的老张处喝茶，只管喝，不问喝的是什么茶。茶过三巡，后到的一位女士赞：“这茶好香呵！”我说：“那当然，这是铁观音，上好的铁观音。”外行充内行，老张当场戳穿：“你再看看，这是什么茶。”我一看那包装，咋舌：“啊呀，金骏眉啊。”我之外行，可见一斑。

后来去武夷山，到陈淑玉女士的茶室喝茶。原与她只一面之交，那是2009年11月，她在嘉定棋盘路上的评韵阁布茶道，刚巧碰上，当天她回武夷山，临走时说去武夷山，一定要到她的茶室里喝茶。我虽不懂茶道，但喜欢喝茶，因此一到武夷山就给她打电话，她说她正在乡下收购金骏眉的回途中，20分钟可到。后来我们一大帮人坐在她十分雅致的茶室里喝茶，从大红袍喝到顶级的金骏眉。问她金骏眉的价格，她说，收购价是8800元一斤。

从2009年11月去过嘉定的评韵阁后，就没有去过。因为想要喝福建的岩茶了，最近又去了一次。阁主小郑热情有加，从大红袍喝到铁罗汉，最后泡了金骏眉。我是去蹭茶的，喝得都不好意思了。我把去年武夷山的事说了，小郑说，我这金骏眉绝对不比陈淑玉的差。因为我是早在她之前去收购的，并且进了数十斤，因此进价也便宜得多啦。

看来，我对茶道永远是外行，这辈子恐怕入不了道了。

不足的生湿气，也无烘焙过度的烟火味，这种恰到好处的滋味正是令我们着迷之处。难怪小徐小陈一次次地夸口：“这石角就我们家做。”也难怪我的茶友，远在东瀛的叶毅，回国探亲时在我家喝过石角，便在博客上发表感言：“生长在石角上的茶，自然有一股岩骨傲气。”说来也奇，这石角贮藏一二年后再喝，口感则更好。因此这几年，我们喝石角，便像流水席似的，2009年喝2007年的，2010年喝2008年的，而2010年买下的则要藏至2012年再启封品味。

那天，我们在小陈处喝了各种岩茶，对别的茶记忆有些模糊，惟石角风骨野韵犹存。我们本想买几斤石角，小陈说：“不如回到上海到小徐那里拿，价格一样，何必带着大包小包去挤火车乘飞机，多不方便。”她挺为我们着想。

因为这石角在心间的回味，也因为回到上海一样可在小徐的“武夷人家”买得喜欢的石角，离别小陈时，我们满心温馨。

## 闲人茶话